

极品阴阳师

洛书然 著

LO SHU RAN
WORKS

JIPIN
YINJIANGSHI

一场旷世绮丽的仙凡恋
一场无法言明对错的四角恋情
三生三世的执念，化为今生的情爱纠葛



古灵精怪、乐观向小腹黑
文秀网重点推荐作者
洛书然·倾情力作

一个是容若桃花的千年狐妖，
美艳绝伦，万载红颜祸水苏妲己的妹妹；
一个是下凡的墨迟星君，老爱挤在身边对我多加调戏，
还下猛料说我是他的旧情人；
一个是冷若冰霜的靖南王世子，统领冥界；
你们身份都这么显赫，本阴阳师的压力很大好吗~~

极品
洛书然
JI PIN YIN YANG SHI
阴阳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极品阴阳师 / 洛书然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2.7
ISBN 978-7-5104-3036-7

I. ①极… II. ①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0407号

极品阴阳师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洛书然

特约编辑: 糯 米

责任编辑: 钱 丽

封面绘图: 千 帆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*970 1/16

字数: 250千 印张: 16

版次: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036-7

定价: 26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六千载缱绻流年，一夜碾作泣血梦魇。
轮回台前她白衣飒飒，轻轻一跃，前尘往事纷飞，化成苦涩的一滴泪。
谁应了谁的劫，谁又变成了谁的执念。

卯时。长安城西。

我躲在墙后，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。

天还没完全亮，街上空空荡荡，冷冷清清。大风扫过，卷起两三片落叶，贴着屋角快速擦过。赵昫骞一动不动地站在后街中央，如同一块木头。

我从怀里摸出两个热乎乎的包子，淡定地啃着。

旁边突然出现一只面色苍白、舌头过丈的大头鬼，步履蹒跚地朝他接近。我低低咒骂一声，赶紧丢掉手中的包子，捏起法诀劈一道雷在它旁边。它愣了一愣，猛然加快步速，伸手往赵昫骞袭去。我立刻飞身冲向前，一脚踢在那大头鬼身上，反手给它打上一道符。它惊恐地尖叫了一声，迅速转身逃跑，一头撞进墙壁，消失不见。

我松了一口气，整整衣袖回头。赵昫骞神色复杂地看着我。

凡人看不见鬼魂。我干干一笑道：“方才看到一只硕大的蝙蝠在公子身后，似乎准备偷袭，我一时情急，只好将它踹到后巷去。”

他默默瞧向后巷，再默默瞧了我片刻，开口道：“姑娘好身手，那蝙蝠我还没瞧见，就被你踢飞了。”

我干咳一声，装出谦虚的模样：“哪里的话，希望没吓着你。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”说完迅速转身，走了两步，想起一件事，于是又回头认真地看着他。

他挑了挑眉，示意我有话直说。我咕噜吞下一口唾沫，正色道：“公子，听我一言。你八字奇轻，没有日光的时候……还是不要出府比较好。”

天空是一片清澈的湛蓝，如一望无际的阔海，分外透明。我坐在客栈里头，一边盯着对面的当铺，一边滋溜滋溜地吃着云吞面。小二眉开眼笑地站在我身前：“活神

仙慢慢吃，若是觉得不够，我再吩咐厨房做一些过来。”

我摆摆手口齿不清道：“够了够了。”他转身笑呵呵地招呼别的客人。

对面的当铺门面崭新，墙上的对联红底金字，看着分外喜气。当铺掌柜站在门口拱手，咧开嘴对着行人笑，模样要多傻有多傻。

我咬一口云吞，有些好笑地摇摇头，当铺还要招客，还真没见过。

赵昀騫停留在当铺栅栏前，和掌柜低低地说着什么话，片刻之后有些忧愁地往外走。我三口两口把汤喝完，摸出几枚铜钱放在桌面上，拿起钱袋跟出去。

他的步履十分稳当，一路没有停留，绕过一个卖烧饼的摊子，拐进了后巷。

我跟过去，贴着墙壁往里面瞄。去路被一堵斑驳的墙截住，除了竹竿和几个破箩筐之外，半个人影也没有。小风慢悠悠地溜过，我的心情如地上打转的落叶，萧条得很。

才第一天，第四个时辰，我就将人跟丢了，情何以堪。我忧愁地扶了扶额头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：“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我全身鸡皮疙瘩竖起来抖了一抖，干笑着回头：“公、公子，这么巧啊……”

“一早上我们能遇到四次，确实很巧。”赵昀騫站在我身前，微抬着下巴，“你辛辛苦苦跟了我一路，有什么要紧事？”

我抬手抹一把额上的冷汗，笑道：“公、公子说笑呢，我怎么会跟踪你呢。我是清晨在这后巷丢了东西，现下回来寻而已……”

他眉峰动了一动：“卯时一刻我在长安城西的大街遇到你，辰时你躲在墙后啃包子，巳时你打着呵欠咬冰糖葫芦，现下你说在这里丢了东西。姑娘，你丢的东西可真多。还是说，你丢的是活物，懂得四处乱跑？”

我笑得愈发难看。他往前踏一步，墨黑的双眸陡然带了凌厉：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说，为什么要跟踪我。”

他的眼神中大有直接将我就地杀了的意思。我后退一步，欲哭无泪地在心中喊：司命仙君啊司命仙君，我这下要被你害死了。

我叫梓笙，今年二十岁，是个阴阳师。

阴阳师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可通阴阳两界的人，因投胎时带了未除干净的修为，转世后依旧能看见鬼魂。我便是其中一个。

我的修为不高不低，平日多数帮人算算命，赚些银两过日子。看见别人被鬼缠身，也会好心出手治一治，在长安算小有名气，附近的人称我为活神仙。

这样的日子原本安逸且滋润，直到三日前。

那日，我在家中晃着腿吃瓜子，院子外突然出现一道强盛的仙气。一位白发苍苍

的老者站在门口，眉目慈祥地对我笑：“你就是梓笙？”

我连忙将瓜子丢下，深深作揖：“不知仙君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仙君恕罪。”

“无需多礼。”他的语气十分温和，“老夫乃天庭掌凡人命数的司命仙君。此次下凡，是有一事，想请你帮忙。”

堂堂司命仙君居然对我有事相求，我很惶恐。他将一幅画卷递到我跟前，微笑道：“此乃掌管鬼界的无倾冥君，多年前因触犯天条而被罚落人间，这世为靖南王府中世子，凡名赵昀騫。”

我接过来打开。画中的人穿着黑袍，黑发垂落，五官线条锋利，眉目间有不怒而威的气势，负手站着，倨傲不言而喻。

司命仙君又道：“他身为冥主，身上修为深厚，引来许多鬼怪的觊觎，这些年来不被侵害，全靠一块辟邪的玉佩。可这玉佩近日丢了，周遭的鬼怪都伺机行动。原本他一直待在王府也没什么，府中的龙气能保他平安。可他最近为了寻那玉佩，频频出府，玉帝看得很是忧心，于是派老夫下凡，寻个普通的阴阳师去保护他。”

于是刚好就找到了本姑娘我。我嘿嘿一笑，准备拒绝。这件差事看上去不错，实际上困难重重。赵昀騫此刻是块肥猪肉，大小鬼怪必定抢着涌上去。稍有不慎，我的命丢了事小，冥君出差错事大，这个黑锅我背不起。

司命仙君似乎看出我的想法，态度愈加温和：“事关重大，天庭也不会如此草率。两日内，会有一位仙君下凡，你只需配合仙君，完成任务即可。我与玉帝商量过，只要你应承，帮你加一甲子修为；完成此事后，可直接升为散仙。”

多一个仙君，整个状况立刻不一样了。我沉吟片刻：“仙君放心，梓笙定当尽力保冥君周全。”

他满意地点头，将一颗丹药放在我手中，交代了几句，一挥衣袖，消失在原地。

我拿着丹药和画卷走向房间，靠在竹榻上又瞧了瞧那赵昀騫的模样。早就听说靖南王府中世子赵昀騫的模样不错，没想到竟如此俊朗。

横竖眼下没什么事，护他几天又如何。头上还顶着个仙君，出了事也不该我背黑锅。我轻轻一笑，将丹药拍进嘴中，仰头咕嘟吞下。

起身占了一卦，卦象显示赵昀騫将在三日后离开龙气保护范围。也就是说，我还能逍遥几日。

我打个呵欠入睡，做梦还看见自己穿着华丽的锦袍在天庭中来去的仙姿，袖蓄清风，飘逸淡然。天上掉下个好差事，我的运气还是很足的。

只是那时候我并未想到，那冥君转世之后竟命衰至此，一出门就会遇鬼；也没想到，那仙君如此不靠谱，两日之后依旧不见踪影，害我一大早跟着赵昀騫在街上吃西北风。

此刻面对着眼前冒着寒气的脸，我的心如同被绳子吊在一座悬崖上，来回地荡。我忆起司马仙君说过的话，敛了神色认真道：“世子，您这两天，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？”

骗人其实是件颇容易的事。只要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说——比如他觉得我在跟踪他，我就直截了当地承认我在跟踪他——他对我的防备就会少一些，也会比较容易相信我。

赵昀騫的眉毛往上一扬，等着我说下文。我在脑中组织好语言，一口气道：“前两日我在王府附近捡到一块玉佩，拿去典当时，掌柜告诉我，这是靖南王世子的东西。我问他如何才能找到您，他说这两日您应该还会去当铺，所以我才跟踪您。”

这番话我自认为说得十分自然，赵昀騫的神色却动了一动：“你既然知道我是世子，何不直接将玉佩还我，或是拿去王府。你在撒谎。”

“……因为我不确定您是世子。”我硬着头皮继续瞎掰，“我一个平头百姓，即便去了王府，门卫也必定不会理。”

他怀疑的眼光打量我片刻，摊开掌心递到我面前：“现下你确定了。玉佩呢？”

我肃然道：“玉佩贵重，我怕路上有歹人行劫，所以先藏到了别处。世子给我些时间，两日之内，我必定将玉佩送到王府。世子您看如何？”

我努力地咧开嘴角，装得十分诚恳。他再瞧我片刻，收手道：“好，我在府中等你。”白皙的脸忽然又凑到我跟前，一字一句道，“你最好别耍花样，否则我就是翻遍整个长安，也会将你找出来。”

我呵呵一笑，嘴上说着“一定一定”，心中却暗暗懊恼。

我上哪儿去给他找玉佩！

对我而言，“赵昀騫”这个名字，其实并不陌生。

我的算命摊子摆在月老庙前，少女客求签之后，都会顺道找我测个字，看个面相，问个姻缘。月老庙的庙祝就坐在对面，时常会用不爽的眼神瞧我，然后挥手赶去桌面上的苍蝇。

算姻缘其实不难，只需将二人的姓名和时辰八字稍做对比进行掐算。一般来说，鲜少会有姑娘同时恋上一个男子，所以他们的名字在我脑中总是一晃而过。唯一让我记住的，便是赵昀騫。原因有两个：一是他的命数实在是太旺；二是写他名字的姑娘实在太多。

摆摊两三年，赵昀騫这个名字我大约听了五十次。每个姑娘都神色娇羞，扭扭捏捏，尽显小女儿的幸福神态。于是我猜测，赵昀騫这个人，一定倜傥俊朗且风流，长了一双含着桃花的眼，微微一笑，在花丛中所向披靡。

所以此刻我瞧着他顾长的背影，总有些不太能理解。这样浑身是刺的男子，何德何能会让姑娘们倾心？

我摇摇头，抬脚往家里走。今日弄成这样，不能再跟踪了。虽说我趁他不注意时在他身后打了一道隐形的符，这两日可以不用担心他四处乱跑，可那神仙迟迟不出现，要如何找回那玉佩，实在是个大问题。

我叹气转身，买了一包花生米准备回家，走了两步，肩膀被人狠狠一撞，手中的油纸包一时没抓稳，跌在地上，花生米滚了一地。我正欲开口责怪，抬头看清他的脸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长安城里的英俊男子我见得不少，多数都是些纨绔，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庸俗的味道。可面前的这一个，我实在很难挑剔。他身穿白衣，眉目清秀，微微一弯唇角，清风拂面而来。

他瞧着一地的花生米，皱着眉甚是懊恼：“抱歉抱歉，在下一时没有瞧见姑娘。”

何其有礼，何其温文。能与这样的美男子说上两句话，这包花生米简直是死得其所。我笑笑道：“没事没事，大不了再买一包。”

“可惜在下有事在身，要去靖南王府一趟，否则必定再买一包还给姑娘。”

我摆摆手笑道：“区区花生米，公子无需太在意。只是，公子你走的方向似乎不对。靖南王府不在这一头，在那一头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难怪在下走了许久都未曾寻到。”他含笑的眼微微弯起，“谢谢姑娘。”

我心中哗啦啦地开满了花，连忙摆手道不客气。他笑着颌首，转身离去，身上一股若隐若现的清新气息萦绕在我鼻尖。我如沐春风地站着，心中感叹，果真是个难得一见的美男子，连气息都与凡人不一样。

待他的白色身影消失在街口，我才猛然回过神来，这气息何止是不一样，分明就是妖气，于是连忙收好钱袋往前追去。男子的步速不快不慢，我绕过墙角来到一条小巷，他正站在巷子中间，笑得狡黠，似乎早有预料。

他刷地展开扇子，放在胸前边摇边道：“你果然是阴阳师。”

完完全全被耍了个结实。我为自己片刻前的善良感到十分愚蠢，挺直胸膛：“知道我是阴阳师，你还敢在我面前晃荡，信不信我将你收了。”

他缓缓走到我身前，语气中带些委屈：“姑娘这话忒冤枉我，明明是你跑来此处找我，怎地就变成我在你面前晃荡了？”说完还煞有其事地眨眨眼。

这妖倒是无耻。我摸出一张符：“少来这一套，别以为你收了气息我就不知道，你身上有妖气！快从实招来，你去靖南王府有何目的！否则我将你的原形打出来，绑

你去游街！”

“呀。”他合上扇子轻轻一敲，莞尔一笑，“我以为凡间的阴阳师修为大抵都不错，没想到是我高估了。听说司命仙君给你加了一甲子的功力，可你居然连妖气和仙气都分不出来？”

我怔住在原地。他微微一弯唇角，一挥袍袖，身子散出一股强盛的银白色仙气，瞬间蕴满整条小巷。他悬在半空，宽大的白袍被风吹得飒飒作响，居高临下地瞧着我，唇边依旧带着玩世不恭的笑。

“吾乃天庭北斗宫的玉衡星君，墨迟。”

由他主动算计我到后巷来看，我断定这位墨迟就是司命仙君口中的下凡助我的大仙。

终于得见他，我很欢喜，也很忧愁。欢喜的是，找玉佩易如反掌；忧愁的是，这位厚颜的神仙，说要住进我家。

我干笑道：“墨迟星君，我虽不是什么美人，也好歹是个黄花闺女，大模大样地与男子住在一起，似乎不太妥当。沿着这条路直走右拐再左拐就会到达荣福客栈，那是本长安最好的一家客栈，附近吃喝玩乐一应俱全，星君不如……”

我话未说完，他轻轻打断：“住客栈太过麻烦。小阴阳师，若是你怕旁人看见，本星君可以隐了身形。”

星君你若是隐了身形，在别人眼里我就会变成个对空气说话的疯子。我揉一揉额角，想到未来一段日子要跟着他办事，觉得甚是头疼。天庭为何不派个正直一些的神仙？还是说，神仙们都是这般无耻？

领着墨迟往长安城南走。他一路摇着竹扇左顾右盼，什么都好奇地多看两眼。我住的村子民风朴实，满村子只有烧饼张长得五官端正。墨迟本来就生得倜傥，放在此处更是灌木中的一棵临风玉树，乡亲们瞧着眼都直了。

我忍不住道：“星君你可否变个普通些的模样？这样走在一起我的压力十分大。”

他笑得受用：“不过一副皮相，是你们凡人过于执着。”

左绕右拐穿过竹林，总算到了我家门口。屋子处在一圈竹制篱笆之中，青翠竹身在阳光下透着勃勃生机，虽不比红砖绿瓦豪华，却也颇有几分清淡素雅。墨迟仰望着重门，摇起扇子慢条斯理道：“你的屋子瞧着如此寒碜，名字倒颇为风雅。”

这屋子叫偌昔阁，是数十年前一位书生搭建的。他死了之后，有女子阴魂不散，啼哭之声哀怨飘渺。村中没人敢住，于是我捡了个现成便宜。我道：“星君这话忒不厚道，我们凡人住的地方，自然没有星君您的气派。别看这屋子外头穷酸，里面其实舒服得紧。”

“本星君在天庭翻阅书籍，偶尔看到凡间有一个词叫‘敝帚自珍’，一直不清楚是什么意思。”他用一双清澈眸子瞧着我，笑得异常贱，“今天，总算明白了。”

我最擅长见招拆招：“哦，星君现在反悔也来得及。荣福客栈就在……”

话未讲完，他肃然道：“本星君什么也没说。”

屋内比外头稍稍昏暗了一些。推开竹窗，摇曳的叶影斜入屋内，犹如浮动的水墨画。

墨迟大大咧咧进屋，弹指变出一张竹榻在小厅中，舒适地躺上去。我殷勤地将茶具洗干净，殷勤地泡上一壶热茶，殷勤地将茶杯倒满，递到他面前。他舒适地接过去：“这些年本星君喝的都是天庭顶级的琼露，现下能喝到凡间微苦的茶水，倒是难得。”说着抿一口，挑眉看我，“小阴阳师，有话就直说，别用那副模样看着本星君。”

够爽快！我连忙收起脸上的谄媚相，嘿嘿一笑道：“其实梓笙有一事想请星君帮忙~~”

我将方才与赵昀骞的对话复述一遍，腆着脸笑道：“星君你也知道，我一个小小的阴阳师，修为十分有限，所以玉佩的事，就麻烦星君你了。”

他道：“这件事本星君爱莫能助。玉佩是凡间之物，依例来说，神仙不可插手。”

我惊诧：“那司命仙君当初所说的保护赵昀骞一事，岂不是要一直拖下去？”这个问题可不小，家里这么大的尊大神，我养不起，“星君不能破个例？早些找回玉佩，无倾冥君便可以免受各方鬼怪滋扰，星君也可以早日回天庭。这样不好么？”

他微微侧脸，表情怪异地瞧了我许久，忽然笑道：“哦，本星君明白了。原来司命仙君是这么和你说的，难怪你会轻易地让本星君住在此处。”我隐隐有不好的预感，果然他的一句话将我迎面炸倒：“本星君下凡是为了抓狐妖，不是保护无倾。”

一道天雷迎面劈来，劈得我舌头都不太利索：“那那那那那……”

他耸一耸肩道：“整个天庭都知道，司命仙君最大的爱好就是诓人。保护无倾本来就是一件苦差事，他若是不诓你，你怎会轻易应承。”

我突然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有石块哗啦啦地往下掉，一个黑锅从头到脚将我罩得严严实实。他在细风中摇着扇子：“可惜啊可惜，你已经受了他给的一甲子功力，此刻想反悔也不行喽。”

我打心底里萌生一股提着他衣领将他丢出去的冲动。

窗外树影静静地摇，两只小画眉在枝头上吱喳乱叫。墨迟环顾偌昔阁周遭，似有意似无意地道：“本星君来此之前曾想过，若是你有夫君或孩儿，便不在此叨扰。”

没想到你竟是孤身一人。小阴阳师，二十岁于凡间女子而言已不小了，为何你仍未嫁？”

一支利箭准确无误地扎进我的心窝。我沉浸在被司命仙君诤了的不满中，硬邦邦回了一句：“不关你的事。”

“啧啧。”他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换上了轻佻的语气，“小阴阳师，好歹日后我们要住在一起，互相了解有利于和睦相处。何况诤你的又不是本星君，你何必给本星君脸色看。”

诚然诤我的是司命仙君，不是墨迟，我心中一片雪亮。但他这般轻易戳中我多年以来的疮疤，我实在没法给他好脸色。

始终只身一人，是因为，我嫁不出去。

在长安问一句，活神仙梓笙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大多数人会说：算命灵验，心地善良，是个好姑娘。但若问谁愿意将梓笙娶回家，一定没人敢说话。

梓笙我是个异类，这是整个长安都晓得的事。

十多年前，我被丢弃在城北喜和村。庄伯父、庄伯母将我捡回家中抚养。那时我与两只小鬼相处得不错，时常一起聊天，落在别人眼里，却是我呆呆地一个人在对着墙角说话。全村的人都觉得我是疯子，不愿与我接触，除了庄伯父、庄伯母，还有庄元。

庄元是庄家唯一的儿子，长我两岁，为人老实亲切，对我关怀备至。每次有别的小孩朝我丢石子，他都挺身而出护我，不让我受到一点伤害。六岁那年有孩子算计我，将我推下池塘，他将我从水中救起，面容稚气，清亮的双眸却异常坚定，一字一句对他们道：“她是我庄家的人，我庄家都未曾嫌弃过她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嫌弃她。”

句子不太通顺，说着也有些拗口。可偏偏就是这样一句不通顺却霸气的话，在我心上栽了一株藤蔓，开出艳丽的花，让我从此立志要成为他家的娘子。

十八岁那年，庄元向我提亲。伯父伯母都没有阻挠，但成亲前却出了一件大事。许久之前被我打伤的鼠妖回来寻仇，错杀了庄伯母。庄伯父一病不起，醒转后的第一句话是要我这个扫把星滚出庄家，不许我再接近庄元。

那时我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，对成亲一事没什么执念，以为即便被赶出庄家，庄元也会是与我最近的人。不料才一个月，他就用一顶红轿，将村中一个叫刘翠儿的姑娘娶进门。刘翠儿向来口齿伶俐，知道我与她相公有过过往，每日寻着法子来找我麻烦。某日我的屋顶破了个洞，自己实在没办法，便叫庄元来帮我修，被她逮了个正着。温柔的姑娘瞬间变成骂街泼妇，我被她指着鼻尖足足骂了一炷香，什么水性杨

花、不守妇道……怎么难听怎么来。村中的人围着我指指点点，我等着庄元开口，他却一个字也没有说。

一段日子之后，我实在忍不下去，于是匆匆离开喜和村，住入偌昔阁。

只是这事，一传十传百，从此长安人人皆知，算命很灵的梓笙姑娘，不单是个活神仙，还是个扫把星，谁接近谁倒霉。

往事真是不堪回首。幸好时间久了，我也惯了。

墨迟的肚子非常适时地咕噜一响，将我思绪带回。我一直以为神仙不用吃东西的，更不会有肚子饿的说法，他却一派淡定：“小阴阳师，本星君饿了，你去打点一下。”语气十分理所当然，如同我是他家的一个丫鬟。

我耷拉着眼皮道：“我是小阴阳师，不是大阴阳师，更不是厨师，不会打点膳食。你要是想吃，我顶多把厨房里剩的两根萝卜给炒了。”

被司命诨是无可奈何，被墨迟诨则叫脑子进水。横竖黑锅已经黏在我头上挥之不去，再被他使唤就是傻子。

“唔，本星君实在不是玉兔，只吃萝卜实在不行。看来要出去外头吃。”他慢条斯理地开口，“啊，对了小阴阳师，荣福客栈怎么去来着？直走再拐弯？唉，本星君也觉得在此处甚是叨扰你，还是去客栈住好了。至于玉佩，唉，本星君原本打算出手帮一帮你，可既然都要分道扬镳了，还是不插这个手了。你努力啊，本星君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的。”

他说着就要起身，潇洒地甩一甩袖子往外走。我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：“星君且慢。”

他一脸天真无邪地瞧着我。我磨着牙道：“梓笙手艺不怎么样。若是星君不介意，可以吃了再走。”

他立刻回头：“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”然后又悠悠然回到竹榻上躺着。我瞧着他那张脸，内心有一个声音不断在喊，引诱我用雷将他劈成灰。

墨迟的嘴不算挑，几个小菜便轻易将他打发。他含情脉脉地瞅着油绿的青菜，心满意足地咬一口，颇有良心地对我的手艺夸奖了两句，末了还感叹：“你不知道，本星君已经几十年没吃过这样的菜了。”

我瞧着有些好笑，忍不住鄙视他：“神仙都这么没出息？有好的不吃，反而惦记着凡间的粗物。”

他道：“此言差矣。仙有仙的好，凡人有凡人的好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笑意，语气却带了一些唏嘘与向往。我想了片刻，诚恳道：“也是，‘只羨鸳鸯不羨仙’，起码仙不能有情。”

墨迟微微一笑，没有接话，低头认真地吃着米饭，片刻之后抬头道：“对了，还

有一件事。”说着从袖中掏出一个油纸包，放在桌上，“本星君今日虽然故意撞你，回想起那些花生米却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现下还你一包。”

倒算是有点良心。我接过来打开，顺手丢一颗花生米到嘴中。

司命仙君诿我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还好只是寻个玉佩，只要墨迟肯帮我，也不算太难，只需这两日护着赵昀騫便可。我叼着筷子看一眼罗盘，不看还好，一看吓了一跳。王府在西，指针往东，赵昀騫那不知死活的家伙又出了门。

大惊之下我顾不得嘴里的筷子，抄起罗盘便往外跑。

我停在望月楼前，嘴不受控制张得能塞下两个鸡蛋。

门口站着身穿各色鲜艳纱衣的姑娘，举手投足间露出如雪肌肤，捏着一把柔情似水的嗓子在招揽客人。喝得醉醺醺的男子搂着面色酡红的姑娘，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，娇嗔软语飘来飘去。

低头瞧一眼，手中的罗盘指针笔直指向里面，纹丝不动。

我默默地揉了揉额角。

赵昀騫你出门就算了，还给我逛青楼！你少逛一天是不是会死！是不是！

来去的行人以异样的目光看我。我忍着骂人的冲动，深呼吸一口气，一头扎进望月楼。

这里的姑娘偶尔找我卜卦，一来一去也算认识，见着我，纷纷和我打招呼。黄妈妈站在楼角处，和几个姑娘一同围着一件黑色外袍，笑得风情万种，似捡了黄金。我一眼瞧见袍上的符，三步两步过去：“这衣服怎么会在此处？！穿衣服的人呢？！”

黄妈妈道：“你说世子？他包了苏瑾嫣，去了荣福客栈。”

我的头有些疼：“他去客栈做什么……”

姑娘们都愣了愣，掩住嘴偷笑。黄妈妈翘起半边嘴角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包了我们的花魁去客栈……你说还能做什么？”

旁边的姑娘都笑出了声音。我胡乱道谢，闷头冲向荣福客栈，脸火辣辣地烧得不行。

客栈门口挤了许多人，对着里头指指点点。二楼传来打斗的声音。我连忙跑进去，刚上楼就有一只茶碗擦脸而过，在墙上碎开。楼厅的桌椅倒得七零八落，小二躲在角落瑟瑟发抖。七八个山贼打扮的人提着长刀，正与王府侍卫纠缠。

唔，原来只是凡人。

阴阳师有个原则，不能以自身修为去伤害凡人，否则必遭天谴。所以此刻没有我的事，我松口气站到一边。

赵昀骞正淡定地喝茶。苏瑾嫣坐在他旁边，抱了一把琵琶，奏着凄凄切切的曲子。粉红色罗裙衬得她面若桃花，不愧是长安城里出名的美人。

乐曲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余音袅袅，听得我牙酸。几个山贼和侍卫打得慷慨激昂，偏生曲子又太慢，颇有一种赤着膀子耍刀舞的感觉，怎么看怎么喜感。

这一路跑得口干舌燥。我贴着墙壁挪到桌边，倒出一杯茶。正准备拿起来，一个山贼被侍卫一脚踹过来，趴在桌子上嚎叫。他的身子分外魁梧，挣扎着从桌上爬起来，目光却定在我身上。

气氛一时僵住，我和他大眼对小眼瞪了半晌，他猛地站起身子，提着刀子目露凶光地往我劈过来。我连忙闪开，大喊：“壮士你砍错人了！”他却仿佛完全没有听到，一劈不中又再次提起刀子。

明明此刻我该在家中舒适地吃饭，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被山贼追着砍？这究竟是什么世道！

我心中一把火噌地烧起来，抬手欲回击，眼前却掠过一个身影。赵昀骞先一步挡在我身前，以极快的速度反拧住山贼的胳膊，将他推开，转身用墨黑的眼睛瞟着我：

“没事吧。”

我傻傻地瞧着他，片刻后才缓缓地地点头。自从我当了阴阳师，什么都靠自己解决，他是第一个挡在我面前的人。

被他饶有意味的眼神瞅着，我有些心虚。早上我尚能用玉佩一事搪塞，现下又出现在他面前，我实在想不出借口。

一丝黑烟悠悠然从墙角飘出来，恰似一滴墨落在了水中。一道黑色影子突然从地面窜到桌上，快如闪电地朝赵昀骞扑去。我大惊失色，连忙将赵昀骞护在身后，挡下它一爪子。它跳回地面，龇着牙发出低嘶。

原来是只黑猫。

方才出门太匆忙，没有带符纸。我咬破食指，在手心画一道血符，皱眉与它对峙。猫妖道行不浅，方才那一下若是抓在赵昀骞身上，他必死无疑。要收拾它，有些难度。

此时楼厅里突然多出一道强盛的妖气。大片大片乌云般的黑雾从客栈外涌进来，带着劲风将我的长发扬起。我转身扯过赵昀骞的袖子，一口气在上面画了两道复杂的血符，然后皱紧眉戒备。黑猫身子猛地一僵，迅速从二楼跳出客栈。

黑云排山倒海而来，眼看着要侵到我们身前，却突然慢慢淡了，一点一点往外散去，片刻之后无影无踪。我傻傻地站着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台搭好了戏服也换上了，能上台了，班主却突然说今天不用唱了——我现下就是这个感觉。

凡人察觉不到妖气，山贼们和侍卫们依旧打得欢快。苏瑾嫣已经弹完一首曲子，

坐在一边纠结着要不要继续下一首。我松一口气，回头急急问道：“世子你没事吧，方才的猫有没有伤到你哪里？！此刻有没有觉得头晕眼花，胸口翳闷？！”

赵昀骞颇有深意地看了我片刻，摇摇头，然后抬袖瞧着上面的血，神色复杂：“姑娘，你平日都喜欢逮着别人的衣袖乱涂乱画？”

这事实没法解释。我干干一笑，手臂猛然一紧，疼得我眯起眼睛。我掀起衣袖瞧了瞧，伤口不算很深，但是隐隐发黑，一道黑气正往里面钻。

该死的猫妖，妖毒居然这么狠。

黑气蔓延到胳膊，我的神志慢慢开始模糊，想说话，却踉跄一步向后摔去。落地之前，一双有力的手将我拦腰接住，赵昀骞皱眉瞧我：“你怎么了，脸色怎么这么白？还有哪里伤到了？”伸手搭了我的手腕，“你中了毒？？”

中了妖毒脸色不变黑已经算好了。我呵呵一笑，看着赵昀骞在我面前一个变成两个，两个变成四个。我奋力将视线对焦到他脸上：“世、世子，麻烦您将我……送到城南村子一个叫偌昔阁的地方……我的毒……只有他能解……”

话刚说完，我眼前一黑，往后栽去。

醒来已是第二天的事了。

中了妖毒，我睡得十分不安稳。庄元和刘翠儿的脸走马灯似地在我面前乱晃，一个嘿嘿嘿地笑，一个嘤嘤嘤地哭。末尾连赵昀骞和墨迟都来凑热闹，顶了两张哀怨的脸瞧我。我猛然坐起身子，额上全是冷汗。

身子没有昨日那么软，毒应该去了七八成。除了手臂缠着绷带、有些不方便外，活动也算自如。竹榻旁边放着一碗暖粥，似乎是刚煮好的。

我端起碗，碗底贴了一张保温符。起身吃了一些，饥肠辘辘的肚子总算没有乱叫。我对着小厅喊了两句“星君”，没有人应，应该是出去了。

墙角盘着一团黑色的物事，微微起伏。我定睛一看，正是伤我的那只黑猫。它憋屈地蹲在墨迟画的法术圈里，耷拉着脑袋一脸寂寞。见我走过去，立刻张牙舞爪起身，伏在地上发出警告的声音。

少了之前的妖气笼罩，它的毛松松软软，整一坨像个膨胀的黑色煤球。我不由觉得好笑：“你这么戒备做什么呢，我又不会吃你。”

它金黄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半晌后猛然一偏头，傲然道：“小爷今日不幸栽在那神仙手上，要杀要剐快点动手，不必浪费时间！”

这猫妖居然会说话，道行似乎不浅。我道：“看你的修为，怎么也该有三百年了吧。说死就死，你不觉得可惜？”

它梗着脖子闭着眼，一副英勇就义的模样，闭嘴不言，视本姑娘于无物。

我叹气道：“你身上没有戾气，应该没有害过人。原本我想问你两个问题就放你走，不过你这么倔强……唉，还是等星君回来收拾你吧。”说着便佯装要起身。它耳尖终于动了一动，却始终没有理我，让我十分无趣。

对付鬼怪我一向晓之以理，不到必要时刻，不会将它们逼上绝路，所以对着这高风亮节的猫妖……我稍稍有些头疼。

偌昔阁外头天气正好，风细细地吹着，带来一些凉意。小鸟叽叽喳喳地叫，成双的蝴蝶翩翩地飞。墨迟昨日将我从鬼门关处扯回来，要找个机会好好向他道谢。

想曹操，曹操到。墨迟摇着折扇悠悠走来，白衣如雪，笑容如暖阳。我诚恳道谢，他轻轻打个呵欠：“你该去谢无倾，若不是他及时将你送来这里，本星君也救不了你。”说着顿了一顿，饶有意味地道，“说起来他对你倒是挺上心的，非要看着本星君治好你才肯走，害得本星君只能偷偷摸摸地用仙术。”

我干干一笑道：“大约是因为愧疚吧，好歹是为他受的伤。”

他轻轻打一个呵欠：“也是。无倾长年坐于冥殿高座，看惯生离死别，就算变成凡人，恻隐之心也十分有限。”

我脑中浮现出赵昀骞坐在冥殿之上的模样，突然好想笑。

“对了，无倾的玉佩，本星君查到在长安城北，一个叫喜和村的地方。等你的伤好一些时，去瞧瞧吧。”

他的神色十分疲倦，似一夜未睡。我抬袖作抹泪状：“星君彻夜未归就是为了帮我找玉佩？我好惶恐。”

他鄙视我一眼：“你想太多了。本星君只是去查狐妖踪迹，刚好查到玉佩而已。”说完又问，“昨日你回来的时候，身子似乎染了些奇怪的妖气。你是不是撞上狐妖了？”

我认真地将昨日的事情回想一遍，将荣福客栈遇到的第二道妖气告诉他。他思索片刻道：“罢了，本星君另外再查吧。你的伤还没痊愈，不要到处跑。本星君先进去休息片刻。”

我点点头应了，他才放心地进了偌昔阁。

我默默沿着竹林小路往外走，心中一时感慨万千。想当初庄元娶了刘翠儿，我离开喜和村，曾发誓此生此世不会再回去。天意弄人，赵昀骞的玉佩好死不死，恰恰就在那里。

还好当初我没有发“再回去就叫我被打五雷轰”之类的毒誓。

身后传来一些骚动，一群人低声议论着什么。我回头瞧一眼，赵昀骞在小路尽头远远走来，乌黑的宽袖长袍被风扬起，额前黑发飞扬。

两日时限还没到，他会出现在此处，倒是让我有些疑惑。他到了我身前，瞅了我